

·疯子作家·疯子作家·疯子作家·

李海鸣 著



7.2

I217.2
414
疯子作家·疯子作家·疯子作家
人民出版社

李海鸣 著

BH44106



B

777295

疯子作家

李海鸣 著

☆

广西人民出版社出版

(南宁市河堤路14号)

广西新华书店发行 广西民族语文印刷厂印刷

*

开本 787×1092 1/32 8,3125印张 · 160千字

1991年3月第1版 1991年3月第1次印刷

印 数 1—5,200册

ISBN 7-219-01777-4 /I·506 定价: 3.60元

目 录

· 纪实文学 ·

- 疯子作家····· (1)
救人者····· (33)
山中方一日····· (54)
上鸣沙····· (95)

· 小 说 ·

- 拐脚马····· (103)
碌碌者····· (126)
蓝蓝的火焰····· (172)
马太效应····· (184)
坚挺的梧桐····· (199)
在光影交界处····· (206)
古洞惊雷····· (225)
后 记 (附文) ····· (247)

疯子作家

——苟余心之所善兮，
虽九死其犹未悔。

屈原《离骚》

中国之大，无奇不有。

假若，中央电视台的节目主持人在“知识抢答赛”中提出这样一个怪问：在中国，最“玩命”地追求文学的人是谁？

在一片茫然低语声中，我会毫不犹豫地响亮回答：李永祯！

我有大量的、独特的事实作为依据。我相信我能得分。

李永祯，男，48岁。在北京，是个工人作家。

追求文学，没人会象他那么疯狂，没人愿作出他那种牺牲。他所受的折磨、吃的苦头，令人难以置信，而且归根结蒂是“自讨苦吃”。

因此，我只好把他称作“疯子”作家。

二

1984年初，我还在《南方文学》上班。那天收到一大包奇怪的稿件：老厚一叠八开大纸，正面是铅印的产品说明书，背面空白无格，密麻的字迹工工整整，横竖成行。是一部长篇小说：《烧饼巷》，作者李永祯。

五六十页的小刊物，中篇都难采用，怎能发长篇？连看都没时间。作者太无经验。但附信中自述未发过小说，隐隐流露出某种凄婉的情味，自己也是业余作者，深知个中甘苦。

人们都说，搞文学是无本生意：一叠纸，一枝笔，就可换钱。到了连稿纸也买不起的地步，可想其艰难。

于是挤出时间仔细看了，感觉不错。便推荐到市报连载，仍是嫌长。只得写了三页纸的详细意见，充分肯定了作品的优点后，退稿。

李永祯又来信了，附上一部中篇小说（稿件当然又是废纸利用）。他说多年难得有人认真看他作品，提出中肯意见。感激之词明显过份。信中还夹有这么几句令人皱眉的话：

“实不相瞒，我无业，很穷，过的日子你难想象，比乞丐差不多……老婆孩子也受尽了苦。

赐几本稿纸给我吧！张嘴很难。

……家母刚病逝，无限悲哀，妻儿也病，写作中断……要能到贵刊改稿，会提高质量，因为在家吃不饱，去你处至少每天给仨窝头吃吧？！……”

真假难辨，是封令人哭笑不得的信。作者也常跟编辑开玩笑。——编辑部里，什么稀奇古怪的来信没有？哀恳的，叫苦的，吹牛的，威胁的，谩骂的，还有自杀的……见多不怪。

主编走过，见我摇头苦笑，便也俯首拜读，并信手笑批几字于信旁：不至如此吧，此君果真是个“穷儒”？

同事们好奇围观一阵，也都笑上几句。

笑是笑，心里着实被勾动了一下。全信语无伦次，文断意连，似有真情……与其信其无，不如信其有。虽然编辑部稿纸有控制，便也悄悄到邮局由南往北给他挂号寄过两回。

事后，双方又通过几封信，说些套话。

后闻他的长篇出来了，人又调入《北京法制报》，还曾欣慰一阵。总因忙于事务，案牍劳神，便懒回信。也就渐渐淡漠了。

三

1985年秋，赴京组稿。呆上半月之后，回程车票颇难购买，才想起他老李，试给《北京法制报》挂个电话，求助。

神交两年，第一次听到他的声音，却吓了一跳：“您好您好，您太好了！一定要去我家坐坐才走……您太好了，您太好了！”——一连十几个“好”，音量很大，震耳。

老实说，我给嚷得莫名其妙。“好”些什么？又没给你发过任何作品，不过通过几封信！——是个感情型、激动型

的作家，还是有点什么……毛病？

好奇心促使我去见识见识这个古怪的作家，还有他的住家——究竟是穷是富。

四

西单宏宙胡同八号。七弯八拐，搞游击战般穿越一米来宽的夹壁巷道，进入一座破旧低矮的小杂院，平房的瓦顶伸手可触，邻居间锅盆笑骂之声相闻。

刚叫一声。李永祯猛窜出来，狠命握手：初会初会，南北初会！

中年人，中等个。一张饱经风霜的黑长脸。长发背梳，印堂高阔无光，反而发乌，似乎还残存着从前的“晦气”，脸上细密的皱纹也流出了岁月的艰辛。但他目光平和，嗓音洪亮，喜怒形于色，的确是条坦率的、易激动的多血型汉子。

从小院步入室内，光线顿时暗弱。

非贫非富，久贫乍“富”——我看到了一间贫富掺杂、很不协调的住房。

房间不算小，但显得空落。黄黑的墙壁上贴满陈年的画片。破旧的大书桌上摊满书籍纸笔，碗盆闹钟等杂物。墙角一张桌面歪斜的饭桌，几把竹椅木凳。一铺老式的大木床占据了很大位置，床上铺盖简朴素净。床沿垂下的塑料布遮掩不住——挤得，紧紧的旧鞋盆罐木箱偷偷露出了寒伧……

然而，在一片贫寒零乱里，在矮而黑的家俱中，奇峰般耸起一个崭新的双门立柜——它鹤立鸡群地靠在正面墙上，

亮堂的玻璃折射着外边的阳光，给昏暗的房间带来光明与生气，并向客人高傲地显示着主人的前程。

一只简陋的矮柜上，放着一台大约七成新的九英寸黑白电视机……十八时进口彩电风行的85年代，哪来这种玩意？

“刚买的！”主人解释，“俩小孩多年没能看上电视——扒人家窗外看，常被喝骂。可怜哪，做父母的于心何忍？现在有俩钱，咬咬牙，买一台！”语气挺豪迈。

停职六年，他毕竟有了工作，拿到了第一次长篇小说的心血费，虽然一两千元，还要还债，远不够恢复家庭里大伤了元气。

摆开小圆桌。妻子烙了饼，买了酒，炒上两个菜，二人相对而坐。

“神交两年，一见如故，‘最难风雨故人来’，老李，干！”主人举起杯，眼里竟然发潮。他重感情。

“南北相见不易，何况‘明日隔山岳，世事两茫茫’——当然，应该是忙碌的‘忙’！”我笑。

喝着聊着，主人趁着酒兴，向我倾诉衷曲。

好端端一个工人，不该迷恋上文学这个可爱而又可恨的美女。狂热地追求了六年。不惜破釜沉舟，背水一战。让做零工的妻子挑着“两大两小加一老”的生活重担。艰难辛酸、坎坷曲折、危机迭起，甚至，放弃了人的尊严……

“你疯了！”我指出。

“我疯了！”他承认。

“艰难哪！就说头胎长篇小说《金狮镇》，六年来被13处退稿，有的简直不看。可怜我改了六稿，稿纸也耗费了几尺——”

他似乎想起了什么，猛然站起，奔向书桌，拿出一本《南方文学》的稿纸和几封信：

“你看！你在我最艰难痛苦的时刻，给了我最大的安慰和支持，使我摆脱精神危机！你的每封信我都珍藏着，稿纸也留下一本，舍不得用……”

惭愧！我想。我早都忘了。

他又翻出一个日记本，里边写满了诗。趁着酒兴，他时坐时立，手舞足蹈，又念又唱，讲述着那不堪回首的往事……

于是，在八十年代，我听到了一曲曲闻所未闻的、辛酸沉郁而又悲壮的文坛战歌——

京城纸店如林密，
无钱难买半截笔。
去岁捐血换稿纸，
今冬糟糠卖大衣。

……

不惑之年的男人，眼泪是很吝啬的了。可他那一桩桩的细节，一首首的绝唱，使我忍不住，憋不住，竟当着他家属的面，流下了男子汉吝啬的眼泪……

五

1938年，李永祯生于北京郊区东坝镇的一个贫民家中。他家祖坟里，没埋过一个识字的人。全家苦苦挣扎着步入新社会，从他开始，总算有了初中文化。他对新中国感情特深。

永楨从小敬惜字纸，尊崇诗书。放学后听说书，逛书店，渐渐迷上了文学，从此结下了不解之缘。他如饥似渴地吸收文学养分，什么扑克、象棋，他至今不会。

15岁，他开始在报刊上发表短诗。后来陆续搞些小剧本、说唱文艺。他当上了煤矿工人，繁重劳动之余，不时写些小作品。在文学这条“马拉松”的小路上，他满怀兴趣地奔着奔着……心底立下宏图大愿，要成名成家！

他脾性倔强。

五六十年代形势多变，尤其到了专革文化之命的时候，大文豪都纷纷熄了火，谁也奔不了。他也泄了气，老实做个工人。工资不低，还有工种补贴。

本来洗手不干，心如死灰。

1978年春，万物复苏。他秉性难移，偶尔试笔写一首短诗，“轰”地便见了报，于是死灰复燃，煽起熊熊烈火。3个月内写出了几百首诗，频频射向各报，大有全面出击，八方叫响之势。

然而，再无一首命中。惨甚。

却不气馁——小的你们不发，干脆写大的！

从少年时代起，在他心灵深处便凝聚着对旧社会的恨与对新中国的爱。为了用亲身经历见闻生动形象地阐明“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”这条真理，他准备以手中的笔衷心地唱出这支赞歌！

办大事，先得造好条件。

条件靠自己去创。

以他重体力劳动工人的处境：无时间，无环境，无基础，无经验。只有停职干，全力以赴写它几年。（好在身体有病，可以先吃半年劳保，以后再走着瞧。）

古来成大事者，往往破釜沉舟，背水一战，置死地而后生。

反复考虑后，他决定铤而走险，向着文学的最高峰——长篇小说，舍身冲刺！

放着每月百多元不要。停职停薪。自讨苦吃。

强行走出这最关键的一步棋。

家中全盘局势轩然大变。

六

1978年9月。李永祯四十不惑，他开始“发疯”。

停职写作。向文学进军。马拉松式的六年攻坚战，至此揭开悲壮的序幕。

谁料头一个月下来，便顶不住。

开始还有34元的病休工资，却难填满全家五张嘴巴。家处闹市区生活不易。两个孩子要上学。乡间老母亲年迈体衰需要供养。妻子有的是病，却没有工作。——怎么过？

顶不住也得顶！

于是处处节省花费。长篇很费纸。就尽量用废材料作稿纸，再用零星纸片写草稿，连香烟盒的背面都派上用场。

家里唯一的书桌，爷仨争着用。深夜里搬出凳子写，在路灯下偷光。节省电费。

实在没钱了，就“卖”——开始时，家里总还有些东西是可卖的。换米，换稿纸，度得一时算一时。卖到后来，连糟糠之妻过冬的大衣也给卖了。寒冬里，妻子下不了床。弄

到最后，东西卖光，就卖血……

于是才有了日记本里“捐血卖衣”的诗句。偏偏此时雪上加霜，家中小厨房又倒塌了。妻子气得嚎啕大哭。邻居们悄悄议论：“准是那个写小说的疯魔死了！”

“疯魔”倒没死，只是荡了产，又“倾”了家。

妻子为何不去找工做——身子有病，心里有气，跟丈夫“抗”着（谁让你停职）！

一天天、一月月顶下去，家境更贫穷潦倒，有一餐无一餐，半饥半饱，妻子卧病在床，孩子常饿得叫唤。厨房里，锅清灶冷，米面净光。一天，孩子眼看要放学了，却又揭不开锅。李永祯爱子心切，心中落泪，无奈何又写下一首诗，聊作精神粮食：

常见厨中面袋空，
三餐无油似野僧。
日间忍闻妻儿怨，
夜来空腹抗牙疼。

写书常熬夜到一两点，兼吃不饱，便升虚火。偶尔抽了几支八分钱一包的‘经济’烟提神。神没提出来，提出了痛。牙齿疼肿了半边脸，还不罢休，硬抗着，以手捺按脸颊，继续写——家里是连一粒止痛片也没有的，只有“抗”。

妻儿跟着受苦，能不痛心？他爱妻子，也爱孩子。可他不能放弃事业，他只有拼命写作，做出成绩来报答妻儿了。

——那是1979年上半年，他们家，还远远没有进入最艰难的时刻。

七

最痛心的是没人理解。

常见到那些平庸的人，那些没有理想没有志气的人，饱食终日，泰然无事；上班混日子，看报品茶；下班种花养鱼，打牌下棋，十分逍遥。对这种人，谁也不议论，谁都理解谁都尊重，或许，还很羡慕。

而对那些想干点事业的人——哪怕他用的是业余时间，哪怕他并没有妨碍任何人，人们却偏偏看他不惯，而且放他不过。于是围剿“野心家”的冷嘲热讽蜂拥而至……

李永祯吃尽了这种苦头。在单位、在街道、甚至在家里，都没人能理解他。

周围是重重压力，在物质压力之上。

他上街买菜，连售货员都冲着他对旁人说：“瞧，就这人，长成那德性，还想当作家哩，想入非非！”

作家，响当当的字眼，令人敬仰的头衔，怎么能跟李永祯这号角色挂上勾？人家作家的风度气质，当然是仪表堂堂文光四射。这小子乌黑干瘪，垂头缩脑，如同乞丐，首先长相就丑，自然不是那块料！

一些工友也好意劝说：“永祯哪，著书立说是人家专家教授的事，那玩意咱们侍弄不了！”

李永祯答：“《红楼梦》作者曹雪芹也是普通百姓，是人不是神，他不喝水也会渴死。他能写书，我怎么不能？”

老实说，回答并不成理，只显出一股“犟”劲，死不悔改。

流言蜚语不断传到妻子耳中，她也想不通了，气呼呼地吵：“你听人家怎么说你——当作家？小子癞蛤蟆想吃天鹅肉！除非祖坟冒了烟——就冒了烟，里边也全是些文盲，也保佑不了他当作家。想发财，趁早做生意是正经。”

妻子一赌气，把他注满心血的书稿又撕又摔，弄了一地。

她没职业、没文化、没涵养，三大“没有”。对这种什么都“没有”的女性很难解释得通，但又必须取得她的支持，至少让她不反对。

于是只好“糊弄”——

三十万字的《金狮镇》初稿写成后，抱着去找文化机关，请求推荐给作家看看，提提修改意见。人家回答：“作家那么忙，谁有时间给你看稿？”

四处碰壁后回到家中，妻子挖苦道：“作家那么好当呀，见都见不到。死心算了，别写了！”

李永祯慌了，信口瞎编：“不过，出版社倒想看看我的书稿，明天就拿去！”

几天之内，跑了六家出版社，答复大致相同：稿件太多，人手少，大约排到一年后才能审阅。那白等么？一年后才能听到修改意见，这一大家人可顶不住。还是到外省找出路。先拿回去吧……无奈何将书稿放到一位朋友家中，回家哄老婆：“出版社留下了，出书大有希望。”

妻子一喜，开始不反对他搞写作。

八

妻子的脑瓜还好糊弄，儿子的肚皮不好对付。

家里吃了上顿缺下顿，孩子经常挨饿。一次，大孩子在学校春游时，忽然晕倒。老师同学围上来，将他唤醒。原来是饿晕的。他接过老师同学递上的食物，含着泪说：“我爸爸干嘛偏偏要写书呀！”

这很残忍。

可李永祯已经完全陷入了文学的泥潭，越往后越拔不开身，在一个个显明的希望里，在一件件意外的失望中……

两个活泼可爱的孩子，聪明伶俐，既懂事又不懂事。李永祯在写作时曾听到孩子的一段对话。那天，他小哥俩在厨房里吃饭，吃个半饱就没菜饭了——

弟说：“哥，我又没吃饱。我都不想活了，咱们家太穷了！”

哥说：“是啊，什么都卖光了，爸还卖血哩。”

弟说：“不是说美国有卖心脏的？中国要有人买我也卖，买个电视机看球赛！”

父亲的泪涌了出来，滴在稿纸上。

两个孩子是球迷，活泼爱动，喜欢体育。可一玩一跑就吃得多，鞋也耗费大。父母常常发愁。

一天，老二放学推开家门，见妈妈躺在床上叹气，就放轻了脚步，走过去安慰说：“妈，我走路很轻，不费鞋又吃得少，您别发愁呵！”

一天中午，为了书稿的前途夫妇俩正在屋里耽忧落泪。老二放学回来，扒窗看见了，便模仿大人的语气，敲着房门说：“李永祯同志在家吗？我是出版社的编辑！”

父亲心头发酸，哭笑不得。终于破啼为笑，迎上去开了门，握着儿子的手，故作正经地说：“您好您好！请进请进！”

孩子进了屋，对妈妈挤挤眼，说：“别伤心，老李的书一定能出版！”

父子俩苦中作乐的表演，终于把母亲也逗乐了。

那是何等辛酸的乐。

儿子理解父亲，支持他的事业。在家庭最困难的时候，孩子俩利用假期时间，走街串巷拾破烂，换钱来贴补家用。平时吃不饱，偷偷溜进饭馆吃剩菜。

那年国庆，全家仅剩两角钱，怎么过节，老李只好到饭馆拾回一些剩菜，用锅子热一下，端上桌，挤出一脸苦笑，招呼全家坐下“吃宴”。

妻子心里发酸，倒在床上，面对墙壁，默然垂泪。小儿因为在外吃剩饭菜，凉了肚，拉稀，不敢再吃了。但肚子又饿口又馋，邻居厨房鱼鸭的香气飘过来，小儿忍不住偷偷走去，站在别人窗下用鼻“吸食。”

见儿子的馋态，作父亲的真是肝肠寸断，含泪得一首七绝，曰：

万家新市购鱼葱，
一人沿街拾剩羹。
幼子泻腹曾罢‘宴’，
他人檐下闻鸭腥。

连续六载，俩孩子在困境中度过了他们的童年或少年时代。

在那些岁月里，父亲的眼泪变得特别廉价，他成了一个多愁善感、默默洒泪的女人。

孩子们，请原谅你们的父亲吧。

在那种情况下，他已经尽了最大的努力。

他心里一直牢记着那些揪心的细节，他时常感到深深的